

伦敦 — ATLAS II 与 SO/AC 主席间的讨论 — 第一部分

2014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二）07:30 至 08:30

ICANN — 英国，伦敦

无名人士（男）： 2014 年 6 月 24 日，Balmoral 会议厅，ATLAS II，与 SO/AC 主席间的讨论，第一部分。谢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大家早上好。你们都睡醒了吗？还没有？好的。马上开始录像，好吗？或许我应该站到中间去，这样我也能对准摄像机。

大家早上好。今天的会议安排在一大早，感谢大家都能到场。今天我们与 ICANN 各部门主管人员或主要推动人员齐聚一堂，召开会议，如果你环顾会场，就会发现在座的不仅仅有 ALAC 人员，也有其他组织的人员。

接下来，我们是否可以播放幻灯片，向大家展示 ICANN 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

这是 ICANN 多利益主体模型示意图，它显示了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另外，我很高兴今天能使用到激光棒。

快速概述：ICANN 理事会和各支持组织 — 地址支持组织、通用名称支持组织以及国家或地区代码域名支持组织。当然，我们也在这里。还有某些咨询委员会 — 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和根服务器咨询委员会。

注：下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抄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抄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今天我们召开会议的目的是与这些支持组织内的部分人员展开对话。到场嘉宾有来自商业社群的 Steve DelBianco。你可以在这里看到，GNSO，商业社群。他将发言并与大家开展互动。如果大家对商业社群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他提出。

另外，稍后还有来自非营利性运营问题社群的 Rudy Vansnick 和 Cintra Sooknanan 会加入到我们的会议中来，按照这里的说法，他们被叫做“消费者”。稍后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我们这里有一个通用名称支持组织的结构示意图。

实际上，我们可以切换到这个示意图上，因为今天他们两位都是来自 GNSO。虽然不大确定，但我们很有可能会与政府咨询委员会主席 Heather Dryden 见面。如果她能到场，我们会安排和她对话的时间。

请放下一张幻灯片。再下一张。还要下一张。对，就是这张。这就是 GNSO 的组织结构图。这是我能在我以前的一份演示文稿中找到的唯一一张示意图。希望组织结构从那以后还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我知道这里以前就是非商业社群，这里是非营利性运营问题社群 (NPOC)。还有这里面是非商业用户社群 — NCUC。

话不多说，现在我把时间交给大家。让我们请 Steve DelBianco 第一个发言，后面的发言顺序再做安排。Steve DelBianco，你大概有 10 到 15 分钟的发言时间。

STEVE DELBIANCO:

谢谢，Olivier。在接下来的 10 到 15 分钟内，大家可以向我提问，我将简要地向大家介绍 ICANN 内部商业社群的概念，通常，我们会使用缩写词“BC”来指代商业社群。

BC 的使命 — 在 GNSO 结构内，这个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特性，但因为与 ALAC 的重叠，它又不具备独特性 — 我们的使命是促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升终端用户对通过互联网安全开展业务的信任度。

商业社群的成员是注册网站的各个企业，也就是网站的企业注册人，此外，这些注册人也关注自身消费者的利益 — 这些消费者就是使用 Google、eBay、PayPal 和 Facebook 的消费者。他们就是我们在商业社群组织中的消费者。

我们不仅仅是网站的注册人，而且也关心作为一个注册人的职责，同时也要确保消费者能安全无虞地享受 [无法听清]。

消费者信任度问题，消费者在他们能访问的企业中拥有众多选择。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以多种文字和语言访问互联网。我们关注互联网的可用性 — 全球各地，全年全天候以多种文字和语言访问互联网的可用性。

上面所说的这些关注点与 ALAC 的使命不谋而合，但我们还肩负着进一步研究通用域名空间的职责。

可以看出，ALAC 的职责范围包括了国家/地区代码域名，而大家又很关心各个方面终端用户的利益，但在 BC，我们的聚焦点是通用域名空间、商业注册人和商业用户。通过在工作组内部进行沟通，我们与 ALAC 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最近，Cheryl、Olivier、Evan Leibovitch 和我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帮助评估新 gTLD 计划，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们评估的主要内容是测试其是否真正提升了域名系统的信任度、选择和竞争力。

要得知它是否能通过测试，还有很多剩余工作要做。有大量工作要做，对吗？我们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为新 gTLD 计划的确认审核设计指标或衡量标准，得出了将近 70 个可供 ICANN 使用的参考指标。

我们的目标是得出可用于评估我们是否真正履行了对终端用户和注册人的承诺与义务的量化方法，并朝这一方向努力。

最后，我澄清一件事，我们很清楚在商业社群组织中，互联网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举个例子，我们的在线或离线活动都被政府所监控，而这并不能作为一个互联网管理问题来询问说，“我们应该以什么性质的行为去使用域名系统？”

我发现 ICANN 的职责太过于局限。它负责域名注册和域名解析。在域名注册和解析中可能会出现许多争议，这正是我们想立足 ICANN 所关注的问题。

我们尽量避免参与与域名系统毫无关联的政策问题。这样做能让我们更加专注于我们所关注的方面。

我可以这样说，今天 BC 会议的关注点主要有两个方向 — IANA 转变和 ICANN 问责制。让我们非常高兴的是，ICANN 最后终于承认了 IANA 转变是一次重新检验 ICANN 问责制的机会，因为如果商务部从外部放弃对 ICANN 问责制的管控，那又由谁来从外部监管 ICANN 的问责制呢？

本周内商业社群组织将针对这个问题提交一份计划书，该计划书建议，我们的跨机构群体结构 — 包括 ALAC、GNSO 和 GAC 在内 - 整个跨机构群体结构才是理事会和管理层真正需要负责的实体。

所以本周后面几天，我们将公开我们的建议 — 我非常希望能有几位 ALAC 成员参与到新的跨机构群体工作组会议中来，与我们一起探讨 ICANN 的问责制。

Olivier，我讲完了，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或任何需要解释的疑问，都可以问我。

OLIVIER CRÉPIN-LEBLOND: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麦克风。非常感谢你。Sivasubramanian Muthusamy?

SIVASUBRAMANIAN MUTHUSAMY: 谢谢你，主持人。商业社群组织的定位是将关注点放在 DNS 上，而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则认为，ICANN 的职责范围比较宽泛，这种宽泛是指 ICANN 对互联网和整个互联网群体负有责任。

在任职于跨社群工作组中时，你是否预测到了这些差异可以得到调和，是否能平衡这些差异？

STEVE DELBIANCO: 请详细阐述问题最后关于跨群体工作组的部分。请重新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我没有听清楚。

SIVASUBRAMANIAN MUTHUSAMY: 对于应将关注点放在 DNS 上存在的这些巨大差异，以及应该设立更宽泛的规则 — 在你为跨社群工作组工作期间，你是否认为这些差异能得到进一步的调和？

STEVE DELBIANCO:

我当然希望能得到进一步调和。在我看来，跨机构群体工作组将 — 包括在座的各位在内 — GAC、ALAC、GNSO、ccNSO、ASO 和 SSAC 汇聚起来，让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将这个工具变得更加有力，因为我们就是这个群体。我们 — 会议厅在座的每位成员 — 就是这个群体。

而且，当我们制定了政策并将政策提交给管理层和理事会时，管理层和理事会将对其所任职的机构负责。章程要求理事会关注机构或企业的利益，这也正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所在。但是，机构群体又想让管理层和理事会对其负责。

大家需要同心协力，不仅是制定政策，还包括落实政策，并让管理层和理事会对我们负责。除此之外，我希望我们能开展更多工作。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谢谢你。现在我手上也有一个麦克风。下一位，有请 Garth Graham。

GARTH GRAHAM:

你在开始通过跨机构群体流程引述问责制时，使用了“外部”一词。请问这个“外部”怎么理解？

STEVE DELBIANCO:

问得好, Garth。ICANN 的问责制 — 强化 ICANN 问责制方面 — 在一定程度上是去替换现有的外部问责制机制, 在现有的外部问责制中, 商务部能利用其与 IANA 签订的协议约束 ICANN — 例如, 确保 ICANN 不会放弃《义务确认书》, 确保 ICANN 能按照章程执行份内事务。

美国政府将放弃对这部分的管控。美国政府将不会再继续扮演这个唯一的角色, 因此设计其他一些机制的责任就落在了我们肩上。

Garth, 我使用的“外部”是指代机构群体, “内部”是指代 ICANN 的理事会和管理层。我不建议将“外部”用于指代联合国或其他一些政府间组织。ICANN 将对机构群体负责。

我们已经建立起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负责选举出多数理事会成员。从本质上讲, 当你阅读章程时, 就会明白理事会是对组织负责的。大家都知道管理人员是为组织工作, 为机构群体服务的。他们在服务群体上的工作很出色, 因此, 他们应该对机构群体负责。这就是我对“外部”的解释。这个回答清楚吗? 看起来, 我的回答还是没能完全解决你的问题。

OLIVIER CRÉPIN-LEBLOND:

Garth?

GARTH GRAHAM:

我当然明白你说的, 但是我不理解这样解释对普通互联网用户理解 ICANN 职责以及 ICANN 是如何以全球可接受的方式承担责任有什么好处。因为外界不能区分出 ICANN 内的各个部分。他们没看到这些图表。

STEVE DELBIANCO: 他们也不应该看到这些图表。

GARTH GRAHAM: 有 32 亿人不会看到。

STEVE DELBIANCO: 然而，他们与 ICANN 职责之间的互动仍可归纳为两大类：域名注册和域名解析。

如果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的任何一位公民想注册一个域名，都必须与遵循 ICANN 政策和协议的机构互动。他们就成为了注册人。

一旦成为注册人后，或许他们就会开始关注域名抢注和欺诈的问题，也会关心续订政策和域名迁移。

同时，几乎地球上的所有公民都是互联网用户。我的确认为注册人和用户在这个问责制结构上都有发言权。

Garth，你还有补充吗？

GARTH GRAHAM: 我简单说几句。我完全同意你对于 ICANN 责任的观点。但在几天前，我发现 ICANN 的责任有所延伸 — 为了战略性地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 — ICANN 的责任延伸到在定义多利益主体机制中扮演主要角色。

因此，我发现 ICANN 既然负责定义多利益主体模式，就应对多利益主体模式负责。

STEVE DELBIANCO:

你说得对，但是这并不一定是 ICANN 的责任。ICANN 定义多利益主体或许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或许理事会也批准了 ICANN 担任多利益主体机制的领导者。

我们中间亲自实践自下而上的多利益主体模式的工作人员就会明白，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繁多，过程也极其复杂。如果外界能从我们在 ICANN 所做的工作中汲取经验教训，那我们也不妨试着这样做。

但是 ICANN 的职责并不是成为多利益主体机制的全球领导者。虽然能成为它的领导者固然很好，但是我们的核心使命中并不包含这部分。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谢谢你，Steve。下一位，有请 Holly Raiche。

HOLLY RAICHE:

谢谢。在你的论文发布后，我相信我们能看到你的更多观点。

实际上，昨天 Graham 和我就花了将近 9 小时讨论问责制，因此，我下面要讲的就是我们昨天的讨论结果。

首先，我不同意你所讲的观点 — 为什么公众需要知道和关心 ICANN 的内部运作？这就像没有人有必要去了解电话是怎样工作的一样。人们只需要知道电话可以使用。我认为，没有必要让公众了解 ICANN 的内部运作来让他们真正信任互联网系统。这是两码事。

现在我要问的问题基本上就只有我们昨天讨论的遗留问题以及今天的内部问答中未解决的问题，你认为问责制是一种层次结构还是差异结构？

因为你谈论了理事会和理事会的管理职责。你还谈论了社群的问责制，从某种意义上说社群听命于理事会，但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我认为照你所说，社群的权利又凌驾于理事会之上或至少在某些方面对后者拥有监督权利。因此，我觉得你所认为的该结构中的可执行性的定位，并不全是一个层次结构。谢谢。

STEVE DELBIANCO:

谢谢你，Holly。你所讲的话只有最后 15 秒的内容通过扬声器传了出来。我非常欣赏你使用了层次结构这个概念，以及让我们、让 ICANN 对机构群体负责的说法。

Olivier 告诉了我，我已经把我能用的全部时间都花在了 BC 的解说上，但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帖子地址，这是我昨天发布在 CircleID 上的一个帖子。我认为，这个帖子详细明了地阐述了关于让管理层和理事会对我们负责的问责制结构的提案。

OLIVIER CRÉPIN-LEBLOND:

非常感谢你，Steve。下面，有请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主席 Heather Dryden 发言。请往回翻两张幻灯片。大家会看到，就是这张，政府咨询委员会完全位于示意图的右侧。

当然我们都知道，GAC 昨天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众所周知，GAC 是一个高层机构，但昨天的会议则是高层中的高层会议。

因此请 Heather 为我们简单讲述一下昨天高层会议的情况。昨天，我们没有看见会场外有救护车待命，那估计这次会议还进展不错。

HEATHER DRYDEN:

首先，大家早上好！当然，我没有足够的职权去为昨天英国政府召开的高层会议作总结。

我不清楚大家对政府咨询委员会的了解程度如何，所以我会首先对它做一些介绍，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我都很乐意回答。

政府咨询委员会大约在 ICANN 成立时就已经存在，它由 141 个政府机构和 31 个观察组织组成，目前成员人数仍在递增。其中的观察组织负责向委员会提供与 ICANN 工作内容相关主题的区域性意见或专家意见。政府是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待问题，给出的建议都能在 ICANN 的章程中找到特定依据。

我们向理事会提供建议，如果理事会决定采取的某一行动与 GAC 的建议不符，理事会就需要采取一些特定措施。针对上面的情况，有一个完整的流程可遵循。

GAC 是一个基于共识的委员会，这就意味着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会花很长时间就各种问题达成共识。这是委员会所面临的压力之一，也是委员会在 ICANN 框架中保持灵活性并持续改进的能力所在。

就 GAC 的运作而言，我们会选举出一位主席和三位副主席，委员会的成员，正如我所说的，由政府机构组成，但具体而言，所谓的专家级别的参与者加入 GAC 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是委员会面临的另一方面的压力，这也导致委员会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多对 GAC 感兴趣的人加入其中。成为委员会成员被视为具有影响力，或被认为担任要职。

首先，让我们从 gTLD 计划说起，在该计划中，我们被赋予了特定的权利，以针对存在争议或敏感的域名给出建议。这些建议以保护措施的形式提出，通常都适用于某些敏感的顶级域名集或类型，在某些情况下，GAC 内部的某些政府机构会提出一些问题，或对某些申请或字符串表示一致反对。

以上就是我要讲的关于计划的内容，GAC 的职责也基本涵盖在内，但是我听到 Steve 说到一些关于目前正在实施的 IANA 管理权流程，GAC 希望能参与该流程。

今天的会议上，我们将重点解决关于这些流程点的问题。GAC 将如何参与进来？任何由 GAC 提名的协调小组人员对此又有哪些期望？

关于强化 ICANN 问责制方面 — 与上面一样。ICANN 希望 — 抱歉，是 GAC 希望负责处理与其相关的流程问题，如果可能还会在今天的会议上做出一些决策，或至少得出一些指导方针。

但政府确实是问责制问题领域的专家。政府能很熟练地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我预计政府对此会有极大兴趣，并希望政府能为此做出极大贡献，包括通过 GAC 提供意见和建议。

以上就是我对 GAC 做的简单介绍。现在可以开始提问了吗？大家有问题吗？没有吗？

OLIVIER CRÉPIN-LEBLOND: 有，这里有一个问题。Garth Bruen？

GARTH BRUEN: 谢谢。我是 NARALO 的主席 Garth Bruen。抱歉，我来晚了。我的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所有的机构群体。直指问责制的核心。

一直以来，我都在深入研究 UDRP 实施失败的具体原因，实际上，还和你们当中的许多人一起分享了十个案例研究的详细信息。在新加坡，我们向 ICANN 合规部门展示了这十个案例研究，询问他们为什么这些案例没有得到实施？怎么回事？现在会议记录中已经可以看到。

合规部门员工告诉我们实施失败是因为全球沟通失败造成的。就是这样解释的。他们的回答就是这样。一开始，我们还怀疑为什么没有得到实施。现在，我们想弄清楚的是，阻碍这个核心执行工具实施的长期全球沟通失败究竟是指什么？

我非常愿意与大家一起讨论出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些案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全球沟通失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就此罢休。这不仅对消费者来说重要，对企业和政府来说同样重要。谢谢。

HEATHER DRYDEN: 谢谢你提出合规这一主题。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也是政府在 ICANN 重点关注的问题的核心。

我认为这是要求 ICANN 提供关于合规主题简报 — ICANN 常规简报 — 的驱动因素之一，我们想知道，特别是对现在的新 gTLD 而言，在它们上线后，机构要怎样定位才能处理与它们相关的问题，我们还想了解与这些事情相关的事实和具体细节究竟是怎样的？

我认为，掌握高质量数据、理解你所讲事情才是最基本的。我相信你的 GAC 同事会向你提供大力支持，去探讨这个问题，去寻找答案，去回应你所指出的、所关心的各种问题。谢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谢谢你，Heather。Garth Bruen 已经提问，现在有请 Garth Graham 提问。今天到场的有两位 Garth。

GARTH GRAHAM: 出现了两位 Garth，这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Heather，我想问你一个国家层级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又成为了许多其他国家在其关心领域内的案例研究。许多国家都设有互联网监管论坛。据我所知，加拿大没有设立这样的论坛 — 我不认为 CIRA 举办的论坛与互联网监管论坛具有同样的内容和意义。

你可以指正我或提出我的发言存在遗漏，但是如果我是正确的 — 即加拿大没有设立互联网监管论坛 — 这会给你的职责带来哪些帮助或产生哪些阻碍？

HEATHER DRYDEN: 具体讲，它会对我的职责带来哪些帮助或产生哪些阻碍？

GARTH GRAHAM: 对。你觉得这会帮助到你吗？

HEATHER DRYDEN: 问题有点多，但说真的，我最多能说在我担任主席期间的能力范围内，这确实是一个独立于加拿大政府来看待的问题。显然，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但在我担任 GAC 主席期间，以我的中立立场来看，有这种预期。

当然，我们也这样做了，并获得了来自政府的支持，因为我认为这件事的确不容小觑，它具有价值。加拿大政府是多利益主体方法的长期支持者，它积极寻找方法解决 ICANN 和其他互联网机构处理的技术问题。因此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加拿大政府是在积极提供帮助的。

我认为，就互联网监管论坛而言，明显且独特的一点就是：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设立起互联网监管论坛，并发现互联网监管论坛在将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汇聚起来，积极参与并全面了解问题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些问题也包括与 ICANN 相关的问题。

因此总体而言，这些活动都很实用，都被认为是全球互联网监管论坛的主要成就之一 — 它引导了国家和地区级工作的开展。当然，它们也实施了本地化。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你可以对它进行优先排序，讨论与某个特定地点相关的问题，然后将讨论结果带到全球论坛，在国际层面上与其他人士相互交流。

在加拿大国内也有各种非政府领导的力量正在为此努力，考虑到我们支持的是多利益主体方法，我认为这种方法对我们来说才是可取的。

但不论怎样，正如我上面讲的，在担任 GAC 主席期间执行这一特定任务时，我会从总体上对所有成员负责。这也是成员们的期望。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谢谢你，Heather。下一位，Evan —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发言顺序：Evan 后面是 Tijani，然后是 Christopher Wilkinson。Evan Leibovitch?

EVAN LEIBOVITCH: 谢谢，Olivier。我可以给 Garth 一个具体的回答，关于在加拿大和国际环境中的回答。

IGF 不属于 ICANN 的职责范围。它负责处理与互联网监管有关的各种事务，而不仅仅是 ICANN 负责的领域。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就远远超越了 ICANN 的范围。

我有两个答案 — 一个是针对本地的，另一个是针对全球的。我想告诉 Garth 的是，实际上，加拿大国内已经在开展工作，将于春季设立公共 IGF。互联网协会加拿大分会正在负责这方面工作。

实际上，在昨晚召开的互联网协会分会上，我也提出了 ISOC 是否应该承担起为其全球范围内的分会提供在任何地方举办 IGF 的方法和指导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得到了一些积极肯定的回应，包括有可能考虑开发一个 IGF 工具包，让分会和全球其他地方的协会能在本地环境中举办这种类型的论坛。

因此我很高兴能看到不论是在加拿大国内还是国际层面上，都有人在为此努力，但是因为这件事已经超出了 ICANN 的责任范围，所以还需要众多其他人员参与进来。我很高兴能在这方面为大家总结归纳。谢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谢谢你，Evan。Steve DelBianco 想简单地补充一点。

STEVE DELBIANCO: 加拿大南边的邻居美国已经召开了几场国家级 IGF，我们还将于 7 月 16 日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一场。届时，欢迎加拿大人士出席，让此次会议更像是一场北美洲 IGF。欢迎大家来参加。你们可以找我了解详细情况。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谢谢。下面有请 Tijani Ben Jemaa。

TIJANI BEN JEMAA: 谢谢。众所周知，在互联网监管方面，政府间曾经存在诸多紧张因素。你是否认为，美国政府将管理职能移交给机构群体或多利益主体后可能会使这些紧张因素得到扩散？会不会削弱这种紧张因素，特别是在加强合作方面？

HEATHER DRYDEN: 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确定我听清楚了整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你指的是各个政府关于 IANA 的管理权存在一系列不同的观点。关于这方面，你问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有点难以听清。

无名人士（男）： （离开麦克风）

HEATHER DRYDEN: 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认为答案已经在你的评论中了。答案就在，你讲的各个政府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存在的一系列不同的观点？对于你如何定义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职责，以及我们所说的多利益主体方法或多利益主体决策流程与多边流程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观点。对于政府而言 — 如果不关注 IANA 管理权提案，并同时在此方面努力开展工作，是很困难得出答案的。

是的，其他地方也有对各种关系的讨论。我们将拭目以待。当然，这将是很有趣的场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谢谢你，Heather。对话中有一个问题，问到“IGF 是否应该由政府在其国内进行组织？”我明白这是一个关于 IGF 的问题。在座的也有多位 IGF 专家。

我不太确定 — 在我看来，对于本地 IGF 来说，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 IGF 是由其所在国家自己组织举办的。或许有的地方是这样的。Cheryl，你是否能回答这个问题？

CHERYL LANGDON-ORR: 我是 Cheryl Langdon-Orr，我将高效地回答这个问题。抱歉。

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很不一样。在某些国家，有多个本地 IGF 举措，它们主要由某一国家的政府赞助和提供支持。

我们也为许多地区性的次地区举措从我们举办会议所在的任何国家的“东道国政府”获得了很多支持。这一点不应该被低估。这是一个以实物支持、外交和政治支持的方式做出的严肃且极具价值的贡献，在一些地方是以现金的方式提供，当然，在另一些地方则是以安排现场援助人员的方式提供。方式很不一样。

你将发现亚太地区的区域性 IGF 中，我们在过去几年内获得了超乎想像的支持 — 仅仅是过去几年内 — 就去年而言，我们从韩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处获得了超乎想像的支持，或许与你在其他地区所看到的支持很不成比例。

但是在考虑到形势不同、时间不同、主题不同、参与政府的动机不同时，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

关于国家级举措 — 这里，我特指从澳大利亚的角度出发，作为澳大利亚国家代码 .au 空间的管理员，投入资源并扩展我们的多利益主体模式，同时将政府也纳入利益主体之列，才是可取的做法。这就是我们的管理方法。

我相信你会注意到有很多国家级举措，因为这才是资源的可靠来源。我们选择以这样的方法管理。其他国家级举措几乎都是以合作的形式开展的，实际上，多利益主体模式的各个参与方在可展开合作的适当时间聚集到一起并将资源汇聚起来。

但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已经决定了 AU 就是这个载体，它会将其他方面汇聚到一起。

我刚刚也说到，不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讲，范围都很大，形式也丰富多样 — 其本身也应该是这样的，而不应该是一刀切。谢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非常感谢你，Cheryl。我认为我们已经将所有关于 IGF 的问题讲完了。是时候讲讲关于 GAC 的问题了。

首先，请 Christopher Wilkinson 发言，然后是 Heather，因为她一天的事务还很繁忙。

CHRISTOPHER WILKINSON: 谢谢。我接着上面说一句，欧洲 IGF 并不是由政府组织的。否则它的名称就要改为 EuroDIG，它不是政府组织成立的。

Heather，我的问题是 GAC 将如何从谁对谁负责的意义上解决问责制的问题？Steve 已经向我们讲述了其中一个模型，他主要从内部勾画出了 ICANN 机构群体问责制的模型。

大家知道，还有其他模型。我不想对此多加评论，只是提出在 ICANN 构架内确实存在问责制问题，ICANN 构架外部的利益主体对这点也非常感兴趣。举例来说，有隐私政策、IDN 和 DNS 市场内的竞争条件。

GAC 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并不是问 GAC 的立场是什么，我的问题更倾向于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非政策问题。

HEATHER DRYDEN:

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GAC 属于 ICANN 框架的一部分，有两个流程正在开展中。其中一个是由 ICANN 机构群体组建的关于 IANA 管理权的流程，另外一个流程更多地是属于 ICANN 特定流程，如果你愿意，也可将其看作是对机构问责制的强化。

只要政府着手开展这些事项以及处理这些事项与域名系统或和互联网唯一标识符有关的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流程就是 GAC 随时可用的流程，也是大家在 GAC 内具有专业知识的领域。

以我们现在的理解来看，GAC 和 GAC 成员以各自的眼光去看待可以为这两个流程提供支持的方法，就显得自然而然了。人们对理解这两个流程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很感兴趣。

但此时，我们希望将讨论重点放在与流程有关的问题上 — 例如，澄清在与 IANA 管理权有关的问题方面，GAC 可能也持有自己的观点。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传递意见，如何委派人员参与到协调小组中去，以及如何处理其他类似问题。

强化问责制中也存在这类问题。例如，在关于强化问责制流程的讨论方面，理事会所扮演的角色更加明确。

对于各个政府而言，它们可以自主选择在某论坛中讨论问题。有的政府会选择 ICANN，也有的会选择 GAC，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没有达成具体的一致性意见，可以达成部分共识，其他政府可能会想参与进来，在其他地方展开讨论。我们可以预计到这一点。

我想重申一次，一共有 141 个政府参与 GAC，GAC 中也有观察组织，他们至少可以听取和接收 GAC 提供的有关这些问题的简报和信息。

我认为我看待这件事情的方式是认为 GAC 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为 ICANN 和 GAC 成员在解决包容性和参与度等问题上都提供了很大帮助。

OLIVIER CRÉPIN-LEBLOND: 非常感谢你，Heather。我们的时间不够用了。实际上，从我知道你必须离会后，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是 Fatima 还是 Antonio 有问题要问？可不可以将问题写下来交给 Heather，以便她后面有时间再回复？实在抱歉。我们只有 15 分钟的时间了，但还有两个人没有发言。

好的，非常感谢你，Heather。

HEATHER DRYDEN: 谢谢在座的各位。谢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我想作一个简短的评论，然后将发言机会交给来自非营利性运营问题社群的 Sam Lanfranco 和 Rudi Vansnick。

在 GAC 中有一个关于 ICANN 是互联网的档案管理机构而不是监管机构的评论。这个评论可能是错误的，这不能算作一个特点。我认为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今天的会议上提及过，关于监管的问题 — 谁又去监督监管人？

下面有请 Sam 和 Rudi。

RUDI VANSNICK: 谢谢你，Olivier。之前我在 ICANN 露过面，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已经从那时认识了我。当时，我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现在还是。我无法丢下 ALAC。

今天是我在这里发言，而不是 Marie-laure，原因是，Marie-laure 担任的专业职位限制了她不能继续担任 NPOC 主席。实际上，我们都参加了选举流程，本周末将会揭晓结果，届时将会有新一届 ExCom 上任。

我将快速地为大家解释什么是 NPOC，NPOC 代表非营利性运营问题社群 — 我认为它是 ICANN 内成立时间最长的一个社群。NPOC 成立于 2011 年 6 月，成立原因是出现了新 gTLD 计划，但该组织在 GNSO 中的代表人数很少。

实际上，NPOC 是非营利性组织的大本营，就像 NGO，就好比一些网络普通用户组织同属于 NGO 一样。能在“实施政策”中，我愿意称它为实施政策，能在其中获得你的评论实在很有意思。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网络普通用户组织已向理事会提交了若干条很好、很了不起的建议。但我们知道，建议不具备强制执行性。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程序，用来约束理事会执行这些建议，这就是我从咨询委员会转移到 GNSO 的原因所在。

我想让大家、你们的同事或在非营利性机构认识的人士站到我们这一边，支持我们，因为众多的工作组还需要更多的人手加入，这些工作组的努力方向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关于政策和政策实施上的问题。

我自己，实际上已经参加三个工作组，其中一个非常有趣。这个工作组提出了我们以前从未想过的许多问题。它就是联系信息的翻译和音译工作组。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工作组中遇到的问题都需要其他工作组提供许多资源才能得到解决。

这似乎也成为了我们在 GNSO 中讨论的一个问题。这是因为一个事实，我们有众多的在同一时间内研究相似主题的工作组和 PDP。问题在于，因为我们都是志愿者 — 我们需要更多的志愿者参与进来 — 因为我们都是志愿者，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时间了。因为我们设有最后期限，所以时间是宝贵的。我认为这是亟待解决的一个方面。

作为一个仍然很年轻的社群，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这样才能提高非营利性机构、NGO 的声音，因为实际上，这些机构也能代表诸多用户的利益。如果我们想听到用户的意见，我们可以在 GNSO 内部培育这些机构，让它们更好地代表用户的利益。

大家知道，我们在 2009 年参加了首次峰会，当时我们就参与了讨论，我们站在麦克风前说到，“我们” — 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 希望大家对基于机构群体的 gTLD 予以更多关注。和往常一样，我们又一次遭受了冷落。这就是创建 NPOC 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我们现在重振旗鼓，把用户的需求提上台面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我很高兴看到目前这种运作方式。在 GNSO 内部，大家相互理解包容，各方代表都很充分适当。正如我说，我很看重我们的运作方法。

我原以为 GNSO 是固步自封、与世隔绝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开放的组织。我们将很高兴看到大家的加入。Sam，你是否有内容要补充？

SAM LANFRANCO:

谢谢你，Rudi。我是 Sam Dickinson。我目前是 NPOC 成员资格委员会的主席。在接下来的一分半钟内，我将从不同的层面来说明一些问题。

我以前是一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最近令我烦恼的一件事就是 — 互联网很年轻、ICANN 也很年轻、NPOC 和 IGF 也一样年轻 — 特别是 NPOC 和 IGF。

大多数年轻人 — 是让其顺其自然地发展还是倾尽心力地去培养？我们对此存在争议。这里没有顺其自然。这里只有大环境。对于我们在这里创建的任何事物，我们都必须去培养。而大环境就是互联网。

当我们提出 IGF 的职责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又问过区域性组织 NPOC 的职责是什么了吗？我们有两项任务。一个是提高我们的影响度，去影响政策，让利益主体与政策对话。但另外一项任务 — 对有关 IGF 和区域性 IGF 的问题而言尤为重要 — 另一项任务是建立起利益主体之间的对话，以便利益主体能更好地参与未来事态的发展。

就像 GAC 开展内部讨论，期望解决所关注的问题，但并不是每次都能获得全体一致意见一样，我们也需要开展这样的行动。我们需要从各个层面上去培养这些机构。

如果我们是成立了有 95 年之久的国际劳工组织 ILO，那么我们的一些运作方法就会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

但是目前我们必须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正在学习进步的机构，大家提出的众多很好的问题也让我们能初步形成一个工作日程。因为这个机构性质的原因，我们无法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

去关注一下这些事情，关注 NPOC、ICANN 和 IGF，不仅仅是为了在政策论坛上发表政策观点，更应该将其视为创建各级别的内部学习机构社群的机会，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了解怎样参与我们的工作、应如何在互联网的其他领域争取到发言权的各个利益主体而言。

RUDI VANSNICK: 谢谢你，Sam。我想是时间开始问答环节了，因为在大约五分钟后，我们将召开一场社群日会议，时间是 8:30 到 12:00。我希望在场的一些嘉宾也能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召开地点是泰晤士套房 (Thames Suite)，欢迎大家前来。

OLIVIER CRÉPIN-LEBLOND: 非常感谢你，Rudi。请 Christopher Wilkinson 第一个提问，然后是 Evan Leibovitch，最后是 Murray McKercher。有请 Christopher Wilkinson。

我认为，五分钟时间能回答三个问题已经足够了。当然，也请大家简短地提问，简短地作答。有请 Christopher。

CHRISTOPHER WILKINSON: 谢谢。我是 Christopher Wilkinson。Rudi 和 Sam，非常感谢你们。你们讲的很有意思。我非常赞同你们总结出的概要。

但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非商业用户社群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区分来自成熟非商业组织的 NPOC 意见和来自经验不足的非商业组织的 NPOC 意见？

第二，在 ICANN 环境中，从整体上看，我感觉用户群体的利益代表实际上较为分散。一方是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另一方是非商业组织，你有自己所在的组织和其他用户组织。我不太赞同这是最佳的长久之计。

这就是我想问的两个小问题，不能算是批判，但我希望大家能对此进行讨论。谢谢。

RUDI VANSNICK:

谢谢你，Christopher。这的确是两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会回答其中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由 Sam 来回答。

NPOC 实则是所谓的非商业性利益主体组织 (NCSG) 的一个组成部分，该组织中还有另一个社群，叫做非商业用户社群 (NCUC)。这些社群更多关注的是其自身的非商业用户。NCSG 的创立时间早于 NPOC。实际上，在这个构架中，两边的社群都有点各自为政，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改善，以便能更加顺利地开展工作。

这就是我要肩负起的使命之一，因为很有可能从下周开始我将会担任新主席。我想说明的其中一点就是，让两个社群能更好地展现出它们的代表对象、以及它们的使命和目标。

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很清楚明了了。我们必须将 NGO 的问题摆上桌面。据我所知，大多数 NGO 甚至不知道 ICANN 的存在。我认为这也是问题之一。

ALAC 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可以向外界、向用户、向其他机构群体展示 ICANN 的存在和 ICANN 的运作方式。能为 NGO 这个大型群体做相同的事情，也是 NPOC 的使命。特别是即将推出的新 gTLD，它将对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切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这些组织。

举个例子，对于一项我认为很快可以完成的工作，很多时候，NGO 并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保护它们的品牌。而新 gTLD 计划机制中已经找到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它叫作“商标信息交换机构”。通过运行这种机制，或许可以找到成本更低的方式来保护它们的品牌。

下周，我们将在布鲁塞尔安排下一轮讨论，讨论主题就是我们可以怎样得出这个解决方案。或许这就是我们能获得双赢的一方面，我们也将帮助机构群体了解这个对他们来说并不熟悉的领域。

我认为这就是今天我们相对于非商业用户组织对 NPOC 的定位。对于第二个问题，有请 Sam 来回答。

SAM LANFRANCO:

首先，感谢你提出这三个问题。请允许我向你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你能将这三个问题始终放在议事日程上。每次，在我们得出能解决某个问题的可行答案后，我们便会遇到更多新难题和新问题。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流程。永远都没有尽头。我们会永远不停地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我真的就只能这样说了。

ICANN 内关于互联网中由谁负责哪一领域以及如何相互展开合作的一系列问题，我认为 NPOC 应通过各个 NGO 代表，即非营利性机构内的人士，转而与整个机构群体展开合作。它在这个方向负有责任——不单指引进人才，还包括在其他方向的工作。我认为 IGF 也肩负着同样的职责。

这就像有一天早上，一群人醒过来，突然发现他们是一个新国家的公民一样。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规则或法规，他们也不太确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中。我们必须理清思路。

毋庸置疑，让社群与社群、个人和组织开展理性对话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没有规则可循。

OLIVIER CRÉPIN-LEBLOND: 非常感谢你, Sam。对后面等待提问的人,我实在是感到抱歉,五分钟时间里我们只回答了一个问题。我知道后面还有 Evan Leibovitch 和 Murray McKercher 没有提问。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像前面的发言人一样,把问题写下来然后提交。我们会将提交的问题转交给 NPOC,后面我们会在邮件列表中公布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感谢在座的各位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马上会在隔壁会议厅与理事会召开会议。请大家稍作整理,到隔壁会议厅参加与理事会召开的会议。

谢谢大家,我待会儿会再与大家见面。现在我宣布休会。谢谢今天到场的嘉宾。谢谢。

[会议记录结束]